

2020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获得者系列报道

朱永新：行走，未有穷期

本报记者 韩雪

朱永新：

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，第十四届民进中央副主席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。博士，教授。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，第十二届、十三届民进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，苏州市副市长等。2020年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首届“IBBY-IRed”“爱阅人物奖”。

记者手记

最佳引擎

本报记者 韩雪

采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，离开前，被民进中央机关大厅里的一排半身铜像牵住了脚步。

在嵌有“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”银字的墙壁前，立着马叙伦、周建人、叶圣陶、赵朴初、雷洁琼五位民进前辈的半身铜像，每一位都是鼎鼎大名的爱国民主人士。

朱永新是一位学者型官员，他从事过教育工作、研究教育、进行教育实验，传播教育理念……可以说，他对教育的热情经久不衰，尤其每天都能够坚持阅读、写作这一项，就是践行着“教育即生活”的理念。

在与朱永新对话的过程中，我原来的一些教育观念，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角度。

比如，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？从工业革命时期，为了让更多的人走出家庭走进工厂，确保工业生产有足够多会运用机器的合格劳动力，现代学校应运而生：一方面专门集中家庭当中的未成年人，另一方面是为工业生产培养更多人才。那么，在工业革命之前，教育是作为较少人能够获得的奢侈品，主要集中在家庭、家族等更基础的社会单元。

再比如，关于“零起点”。现在小学课程开设的前提，是假定所有孩子是“零起点”。但就以身边及自身例子可以发现，知识伴随着社会发展加速了在社会当中的传播范围，许多孩子在进入学校前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基础。用朱永新的话说，有的孩子甚至可以算是“毛坯”了。这或许是当前学校教育与家长期望产生偏差的一种客观原因。

还有一种观念也可能被颠覆：过去，学习是为了未来工作和生活的一种准备，学习的课程内容，就是以后职业生涯将会用到的内容。而今，这种观念已经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，终身学习将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基本状态。这种颠覆，也许会逐渐改变我们今天对于学校、对于教育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和模式。

必须承认，政协委员是最关注所在行业前沿的一批人，他们谈论的问题，看事情的角度，几乎可以看作是所在行业的风向标。

教育到底是什么？我总觉得是唤醒，唤醒自我，唤醒他人，让内心萌动成为每个人前进的动力，那才是带动一生自觉前行的最佳引擎。



如今生活在海边的许多人或许并不清楚，当年开垦滩涂的辛苦——

先种上耐盐碱的草，待草长成，将土皮掀起，连同植被一起倒盖，犁平，等待土壤一天一天地沁出酒滴。这个过程，如同作家笔下所形容的：“每一个脚印都滋滋作响地烙进泥土，实在没有省力取巧的窍门。”

读书的辛劳，实在可堪与耕种并论。上世纪60年代，黄海之滨的一座小城里，在一户三间红瓦平房的普通人家，每天五点，这家的读书郎都会被父亲从被窝里叫醒，坐在书桌前，临柳公权帖。无论酷暑盛夏，无论寒冰严冬。

多年习惯成自然，没成为书法家的朱永新到底养成了早起的自觉：早晨五点左右，睁眼即起。

“直到如今，每天早晨五点左右，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，我已经挑灯早读了；当人们起床洗漱时，我已经工作了两个多小时。”

若干年后，当年过六旬的朱永新在电视采访中，回忆起父亲的不近人情时，言辞感动地称其为“父亲的礼物”。

把父亲戏称为半夜鸡叫的“周扒皮”，是朱永新在少年岁月的一种宣泄。多年后他却又提起这一比喻时，严肃宽厚的嘴唇轻轻弯起，咧出了童心未泯的弧度。

唤起童心童趣更多的，是在阅读时刻。临睡前，手捧刘海栖的新书《街上的马》，朱永新不禁被带回那个叫南阳的小镇，想起少年时练武、学画、吹笛子的样子，想起和小伙伴们在小镇街道上像一群小马奔跑的情景……乡镇少年生活的重温，令他心中充满了温情和感动。

尽管，这样表露感情的时刻，在他而言毕竟很少。

行囊里的理想

“你的行囊里什么都可以少，就是不能少了理想……只要你拥有理想，你迟早会找到自己的道路。”

朱永新在写给儿子的几封长信中，谈理想、谈人生，很少谈及生活的琐碎。

宏大，是朱永新一贯的叙述基调。无论在社会职业还是家庭教育，他常常充当的是鼓励、鞭策、激发斗志、擘画蓝图的父亲角色，而非母亲式的温情角色。

在《用理想规划人生的选择》这封信中，朱永新向儿子坦言自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。他继而旁敲侧击地提醒即将面对人生选择的儿子：“如果理想不能踩在现实的大地上，最终恐怕会成为梦幻一场。但是如果没有理想，一个人活着，也不过是行尸走肉。”

做朱永新的儿子，压力肯定很大——因为如山的父亲虽能挡风遮雨，却又时时提醒着自身的渺小和并肩的艰难。而且，两代人对理想的认知和践行总是有很多不同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当中，相当多是如朱永新这般，抱定改造现实的理想主义者。

而面对现实的磋磨时，朱永新有着更柔韧的坚硬。

曾与朱永新在苏州大学共事多年的王尧说，自己从未见过朱永新灰心哪怕偶尔颓废的样子。展示人前的，一直是那个自信、昂扬、饱满的理想主义者姿态。

同样，在作家儿子的远望中，“岁月丝毫没有消减他的精力与热情，只是鬓角爬上了几缕淡淡的霜，就像后半夜才悄悄落下的雪……父亲的笑容总是那样温暖，又是那样遥远。”

无论是著书立说成体系地阐述观点，还是借助媒体传播闪烁的思想火花；无论是注重晓理般的严谨，还是偏重动情的文学式恳切，朱永新无不在传播一种更为宏大的阅读观。那当中，自我是洪流中的一朵浪花，他着眼更多的，是阅读背后的家国、民族、精神、文化等的历史意义。

这符合朱永新的一贯理念：政治是有理想的，财富是有汗水的，科学是有人性的，享乐是有道德的。

“一个苏北小镇上的农村孩子背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箱，怀着欣喜、好奇，甚至还隐藏着几分胆怯，踏上了苏州的土地，来到了一所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、数年后更名为苏州大学的学校。”

这个孩子，就是1978年的朱永新。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，他在苏州大学毕业后留校、娶妻、生子，教书、读书、写书



……1987年任苏州大学教学科学教研室主任；1997年从高校升至苏州市副市长，分管文教工作；2007年调入民进中央任职……理想当帆，勤奋作楫，每10年一跃，酣畅游历于人生大海之中。

他有一句关于理想的话，被儿子写入《父亲》一文中：“人一定要有理想，要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要为了这个理想奋斗，不要等到临死了才后悔年轻时没有努力呵！”

滴石斋

“3月7日，北京晴，星期日。早晨4点45分醒来。如果是以往，就直接起床工作了。因为昨天睡得晚，就继续睡了一会儿，竟然睡到六点半起来。”

翻看朱永新的两会手记，会惊叹于他的勤奋程度。对于时间利用的心得，他也毫不浪费地收入书中，大方地与人分享：

时间抓起来就是黄金，抓不起来就是流水。早晨早10分钟起床，可以挤出时间晨读；晚上少看一点电视，翻几页书应该可以做到；节假日休息时，推掉一两个应酬，就有了整块时间。不能小看这10分钟、这几页书，阅读像爬山，不怕慢，只怕站。

面对媒体的文稿邀约，朱永新通常不会拒绝。但写作是耗时的事，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。

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两小时，一年就多了730个小时，50年就多了36500个小时，也就是多了整整1520天，差不多延长了4年的生命！这是每一分钟都有效的生命！”

从五点开始的清晨，耕耘进行得静谧而充实。等坐到早餐桌前，朱永新有时会忍不住向家人炫耀：“看，我都已经写好一篇约稿了。”

在儿子朱墨的文章里，专门提到了儿时家中兼做客厅的父亲书房。“清晨醒来，父亲的书桌上就已经亮起了萤火似的橘黄灯，在迷离的眼中飘飘然地游移，像是蠕动的温暖的小兽，从梦里一直爬进我的心间。我端着小板凳坐在水泥砌的阳台上，大声地读着英文课本，金色的曦光在不远处的檐瓦上粼粼地荡漾。”

这个房间，就是朱永新每每文章末尾出现的那个“滴石斋”。

苏州有个滴石斋，北京有个滴石斋。朱永新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滴石斋。滴石斋，是朱永新为自己精神驰骋的书写之地的命名。五十余年滴水穿石中，有他不肯冷却

抑或松弛的强韧。有时，他也像一个普通父母那样，在反复唠叨中揉进了热切的期望：“我可能不如你有天分，但是你却连我一半的勤奋都没有。”“查好的，要继续写啊。”

29岁从苏州大学助教破格当上了副教授，组织上开始把他往行政方向培养，历任过教研室主任、系主任、教务处处长。“后来听说要调到省里，苏州市给留了下来。”1997年底，朱永新成了苏州市分管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卫生、妇女儿童等工作的副市长。一上任就赶上了苏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，一年跑坏了他两双鞋。“那一年比我在苏州近20年走的路还多。”

“转变对我而言是很大的，从小学到大学我没当过干部，是工作以后才开始做管理工作。”从学者走上仕途，一次次角色的交替，朱永新靠着阅读、写作来完成转变。最早期，朱永新并不是研究教育，他研究的是心理学，写过一部80万字的书，并因此成为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。

后来做了教务处长，朱永新转向教育，开始研究大学教育管理。到了市政府，因为分管教育，他又转而研究基础教育。他后来发起的“新教育实验”，也是从研究基础教育这里发轫的。

今天，仅是朱永新教育作品集就已出版了16卷，他的教育类畅销书更是数次再版，“我的工作支持了我的研究，反过来，研究又支持了我的工作。”

雁过留声，是朱永新的行事风格。包括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18年里，他践行的也是自己这套“用研究的精神做工作，用工作的动力去做研究”的理论。起初的节奏是5年一本，从2013年开始变成了每年一本，履职实录的频次加快，厚度也在增加。

50万字，60万字，130万字……18年中，留下了300余万字的履职手记。

他说：“这是一个人的叙事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叙事。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叙事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叙事。”

我见

每天清晨，在路上，行色匆匆的，很多是学生。

步行也好，乘车也罢，学生总是那么急吼吼地，想赶在上课的铃声响起之前到达学校。

每一节课，每一个学生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不管对讲课的内容熟悉不熟悉，都要循规蹈矩地坐在教室里，一坐就是整整45分钟。

下课之后，上个厕所，短短10分钟，接着又是一节课。周而复始。

每年9月，一批同年的新生跨入校门。

每年7月，一群同年的毕业生离开校园。铁打的校园，流水的学生。

书本，翻来覆去。学生，人来人往。

每逢寒暑，师生都有寒假、暑假。“刀枪入库”，各自安排。

这，就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学校生活。

在《未来学校：重新定义教育》一书中，朱永新描述了他对当今学校生活的观察。这为他探讨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，提供了前置条件。

“我相信，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。”在他的描绘中，未来，物理形态的学校，钢筋水泥，砖瓦花木，依然如故，但学校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场所。未来的学习中心，没有固定的教室，可以在社区，可以在大学校园，没有以“校长室”为中心的领导机构，没有统一的教材，没有上学放学时间，教师可能变成了自由职业者，但却是每一个人自主学习的指导者陪伴者。

提出这样极具颠覆性的设想，朱永新不止一次面对质疑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教育的乌托邦：“与其说未来学校是未来存在的，不如说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筑造的学校。”

他选择从更现实的角度出发，解释他对未来的描绘是为了梳理出一条行动的路径，呼吁更多人走上行动的道路。

可这样的未来到底有多远？“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，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。相反，它润物无声，如同一天天长长的指甲，几年间变白的头发。如果天天盯着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是，它在变。”朱永新将自己这本出版于2019年的书中每一章，视为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建议书。

2020年，经合组织（OECD）发布了一份《回到教育的未来：经合组织关于学校教育的四种图景》的报告。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看了以后说，“永新，没有一点点超出你的判断。”一部分人的赞肯，增强了他继续传播的勇气。

过去的很多时候，站在教育浪头的朱永新，关注的更为前瞻的方向，行动中也有先鋒的意味。他是中国“新教育实验”和推广全民阅读的发起人、推动者，也是颇有声名的“激情演讲家”。

从朱永新嘴里出来的很多名句，也于网络之中广泛传播——“最好的学区房是家里的书房”“幸福比成功更重要”“成人比成才更重要”“父母的陪伴是最好的教育”“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工作”……

高产写作、高频建言中，充满着大量的阅读。

作为提倡全民阅读的发起人，朱永新认为，个别阅读是“一个人在战斗”，共同阅读不但能实现集体智慧的碰撞，更蕴含了现代社会必须掌握的合作与分享意识。

近年来，共同阅读在各类社会、经济组织当中迅速得到推广。

在2020年疫情期间，全国政协在移动履职平台成立了“防控疫情读书群”，朱永新是读书群的首任“群主”。这件事得到了同样酷爱读书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支持和推动。如今，委员读书活动已经成为建言资政、凝聚共识的一种新途径。

2021年3月8日，全国政协举行了2020年委员优秀履职奖颁奖仪式。这是70多年来全国政协首次对委员进行表彰。朱永新也在受表彰委员当中。

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：“‘耕好读书田，书香伴履职’。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探索者，首位群主，引导委员投身‘书香政协’建设，调研途中，笔耕不辍，记录下泥土芳香的基层民情。他把履职的点滴心得集成册，成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参考书。”

荣誉带来的是更大的动力，令朱永新更加朝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期许方向去要求自己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……用所学专业报效国家，在政协平台参政为民，是我作为一位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人生理想。”

问及如何看待政协委员的责任，朱永新的观点颇为恭敬：“14亿人中，每五年的一届中就选出这么两千多位全国政协委员，平均下来，每个人的背后，都是60多万人，你要对他们负责。”委员的很多建议都会影响决策，所以当然得用心。”话听至此，忽然发现，“用心”与“永新”竟是如此相似。

在现实与理想中，朱永新穿梭而行，自觉行走，一直往自己心中所想的方向走去。因为，滴石斋的灯光依然亮着。